



OSID

生态系统观下黄梅戏英译研究

魏 泓

(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 黄梅戏翻译是一个系统移植过程,是从源语生态系统到目标语生态系统的顺应与兼容过程,是生态系统观下适应选择与和谐共生而再生的过程。黄梅戏的翻译行为在复杂的生态系统网络中进行。译者要用系统观来指导黄梅戏的翻译过程,既统观全局、又关注局部,权衡各方面的关系,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译者的主导性与能动性。生态系统观有助于切实解决黄梅戏的翻译问题,为戏剧翻译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有效指导。

关键词: 黄梅戏; 生态系统; 翻译系统; 主体间性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390(2021)01-0042-05

黄梅戏历史源远流长,在中国众多地方戏剧中独树一帜,与京剧、越剧、评剧、豫剧并称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但鉴于戏剧翻译的复杂性,少有人将黄梅戏译成英语并探讨其英译研究。“由于历史的原因,且黄梅戏词曲、歌唱与表演自成系统,风格特殊,外译演出比较困难,所以不像一些优秀的外国歌剧那样,可译成多种文字演出,以赢得更大范围的观众了解与喜爱。”^{[1]97} 璀璨夺目的黄梅戏期待更多的英译与研究来助其走向世界。从 CNKI 文献检索结果可见,目前尚未有生态系统观下黄梅戏英译的研究,而生态系统概念对黄梅戏英译研究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生态翻译学研究既是一种‘喻指’,又是一种‘实指’。”^{[2]11} 其实,笔者这里所论述的生态系统翻译观也是个融合了“喻指”与“实指”的概念。本文拟探讨用系统观来指导黄梅戏的翻译过程,既统观全局、又关注局部,权衡各方面的关系,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译者的主导性与能动性。

一、生态系统概念与黄梅戏翻译

戏剧既是一种文学艺术,又是一门综合表演艺术^{[3]90},是集诗、乐、舞于一身的文学及表演载体,深具历史、文化、文艺等意义内涵,翻译起来颇为复杂。戏剧翻译涉及哲学、美学、语言学、文化学、心理学、逻辑学、修辞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领域。“戏剧是由各种不同的但又是相互依赖的系

统组成的”^{[4]38},同样地,戏剧翻译也是多个系统的运作过程。戏剧翻译因其文化负载重、本土化程度高,外国读者往往难以理解和欣赏。黄梅戏是中国戏剧文化的瑰宝,内蕴极为丰厚。在把黄梅戏从源语系统移植到目标语系统的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关注其中多种因素、处理诸多复杂关系。生态系统观有助于系统性地解决黄梅戏翻译的问题。

“生态系统”是生态学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首先由英国生态学家 A. G. Tansley 于 1935 年提出,指“生物群落与其环境所构成的一个统一整体”^{[5]187}。作为生态学最基本的观点,生态系统观是多维、多参数的,它把生物及其非生物环境看成互相影响、彼此依存的统一整体。系统方法就是从系统的整体出发,着眼于研究对象的整体与局部之间、部分与部分之间、整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力求综合、精确地研究对象,以达到最佳处理问题的目的。系统方法早已被应用在翻译研究中。20 世纪 80 年代末,系统方法就在翻译研究中占据了主要地位^{[6]6}。系统思想其实是人们分析、对待一切事物的根本出发点与基本思路。任何一种翻译现象都不是孤立的,都处于一定的生态系统之中。翻译的过程中也存在着生态系统,翻译的生态系统中存在诸多大大小小的系统。

黄梅戏是一个系统的艺术,具有生动形象的语言、淳朴流畅的唱腔、丰富多彩的曲调、质朴细致的

收稿日期:2020-11-03

基金项目:安徽省社科联创新项目“生态美学视阈下黄梅戏英译研究”(2019CX053)

作者简介:魏泓,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翻译学、比较文学。

表演、活泼欢快的基质、诙谐风趣的情采,拥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和艺术感染力,以及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黄梅戏的英译问题自然也是个系统问题。戏剧文本的翻译主要具有两种功能:供舞台演出或供读者阅读,无论是哪种翻译,都可谓是生态系统中的翻译行为,是生态系统观下的移植与再生行为。译者在翻译中应关注黄梅戏剧语言与文化的共同移植,注意戏剧的语言符号、副语言符号、超语言符号的相互作用,让译文具有可读性与可演性,能被外国观众领会与欣赏,从而让本土化极高的黄梅戏能在异国的土壤中再生。

黄梅戏的翻译过程是在整个生态系统网络中进行的。翻译文本由一系列相互链接的系统组成,每一个系统都有一个与整体相关、可确定的功能^{[6]118}。戏剧翻译既要考虑源语与目标语因素,又要考虑语言外的表演艺术与文化内蕴等非语言的种种因素。“戏剧翻译者所面临的问题与其他形式的翻译不同,其主要困难在于戏剧本身的特性。戏剧翻译除了涉及书面文体由源语向目的语转换的语间翻译,还要考虑语言之外的所有因素。”^{[7]87}黄梅戏英译在错综复杂的多个网络系统中进行,移植后的黄梅戏应能与所在的目标语环境相融相生。本研究力求把黄梅戏的英译问题置于动态的生态系统中、置于广阔的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从而对黄梅戏英译问题进行深入、全面、系统的研究。

二、生态系统观下的翻译过程

黄梅戏的翻译是一个系统性的移植过程,是其中大小诸多系统相互运作的过程。“戏剧语言表达是一个符号结构,不仅由语言符号组成,而且还有其他的符号。”^{[8]41}黄梅戏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移植行为,而是语言系统与文化系统的共同移植行为,是多重生态系统与多种生态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

(一) 黄梅戏剧语言的系统翻译

黄梅戏剧语言的翻译首先要求译者深谙戏剧语言特点。戏剧语言具有文学语言的共性,讲究句法、韵律的应用,注意节奏、速度、密度的搭配,语调抑扬顿挫,表达生动传神。黄梅戏剧语言独具特点,表达善用绕口令、谚语、歇后语、起兴、排比、比喻、用典、楹联、谜语、民间小调、歌谣、古诗词等多种句式和修辞手法,巧用大量的方言词和衬垫词展现出生活气息。黄梅戏语言艺术的总特征是“生活化”,它汲取了民歌精华,富有诙谐风趣的情采,追求怡情悦性的艺术效果。黄梅戏的类别主要有花腔和平词,花腔

以演小戏为主,平词常用于大段的叙述、抒情。唱词结构多为二、二、三结构的七字句和三、三、四结构的十字句式。在语言上,不论是宾白还是唱词都既有历史的继承,也有现实口语的基础,更有戏曲说唱自身的特点。不言而喻,黄梅戏的语言翻译甚为困难,而更为棘手的是,戏剧翻译不等于简单的语言翻译,黄梅戏剧的翻译更是语言符号系统与非语言符号系统之间的相互纠葛。波兰戏剧符号学家 Tadeusz Kowzan^{[9]73}将戏剧文本所包含的符号分为13种类型:语言、语调、表情、动作、调度、化妆、发型、服装、道具、布景、灯光、音乐和音响。他将这些符号系统分为听觉和视觉两大类型。在戏剧表演中,语言符号系统和其他非语言符号共同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所说的台词仅仅构成了戏剧产生的一个元素,它和灯光、场景、服装、音乐共同进行。”^{[10]92}戏剧语言符号的翻译是与动作、表情、人物、情节等要素相辅相成的。

黄梅戏剧语言精练,韵律优美,意义深奥广博。译者要把握黄梅戏音系、语域、词法、句法、章法、修辞等要素,不仅要领会黄梅戏的语言特征与功能,还要探讨戏剧人物语言、动作语言与戏剧翻译之间的关系。译者还要熟谙英语语言系统及其美学特质,更要关照目标语读者的接受需求,兼顾人物性格、唱腔、韵律等种种相关因素,注意翻译语言的个性化、节奏感、动作性,以及语言的舞台性、视听性与观众的接受性。黄梅戏剧语言的英译不是机械的孤立问题,而是与人物、表演、唱腔、音乐等要素相互作用的系统问题。“语言系统仅是构成表演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系统中的一个选择成分。”^{[6]120}译者对黄梅戏剧语言的翻译要与人物塑造、音乐节奏、动作场景相结合,使翻译出来的语言能有效传达原文的语气与神态,从而使之具有可演性、可读性、感染力。

(二) 黄梅戏剧文化的系统翻译

语言与文化互相依赖,相生相栖,它们之间互相反映、互相促进、相互交织、互为因果。广义上的文化指人类社会中一切活动的总和,包括精神文化、物质文化的所有内容,是信仰、价值、态度、等级、宗教、经验、民族知识等各方面的综合。戏剧语言与生活文化水乳交融,它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富含美感与韵味,往往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语言深深地植根于文化之中,语言和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不可分割。戏剧语言翻译不是独立的行为,而是与文化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

戏剧文化是精神文化、文学文化、美学文化、形

式文化的集合。把本土性极高的中国戏曲移植到国外,让外国人能够欣赏与领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观下的文化移植过程。戏剧翻译是“移植剧本的过程”^{[3]92}，“译者首先要牢记文本生产的环境”^{[3]101}。源语剧本与目标语剧本生长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译者在把黄梅戏剧从源语生态环境移植到目标语生态环境中时,要注意适当地倾向目标语的语言与文化规范,进行相应的改写与变通。“就像源语文化的规范与限制对源语文本的创作产生作用,那么目标语文化的规范与习惯对翻译的创造也起着不可避免的影响。”^{[3]93}译者要尽量传递出黄梅戏的文化内涵,但要注意依据目标语环境状况及读者接受的程度进行文化调适,要按照他们的语言规范与审美习惯进行翻译。文化不仅可理解为一组层次或框架,而且可理解为一个整体系统,处于持续流动之中,其中文本信息可根据语境和个人立场进行协商和解释^{[10]73}。译者不仅应对源语及其文化内涵进行深入理解,更要能深刻领会其可能在目标语的语境中所产生的语义变迁,努力找出相对应的精准表达。风俗习惯和态度也会因文化不同而差异显著^{[10]93}。此外,中西方文化中手势和肢体语言的表现方式不同,理解方式也不同,译者要根据不同的习俗、不同的历史和不同的受众期待,灵活地翻译再现^{[3]107}。戏曲翻译是整体文化系统的移植行为,译者要能考虑到目标语环境中错综复杂的种种因素而进行相应变通。黄梅戏的英译就是要努力让其在异国的生态环境中扎根发芽,与所在的目标语系统相适应与共生,从而达到文化移植与文化融合的目的。

黄梅戏的英译要求译者具有音位学、词汇学、语义学、语法学、语用学、修辞学、语篇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译者需具备较高的戏剧文学修养和语言修养,精通双语及其文化,这样才能译出既具忠实性、又具可读性的译文。译者要善于处理系统翻译中的种种关系,不仅要把握好整个黄梅戏的艺术特色与语言特点,而且要把歌词的翻译与演唱结合起来、把语言符号与文化符号结合起来,努力再现黄梅戏语言呼应萦回的声韵、浪漫飘逸的风味等特质,使翻译后的黄梅戏语言具有可演性、可读性。

三、生态系统观下的译者运作

译者是“网络工作者”^{[11]91},处理一系列不同的“网络”,并在其中起着不同的作用^{[11]92}。在黄梅戏的翻译中,译者自然而然地卷入生态系统中大大小小的相互关联的“网络”。译者须在系统观下采用

合适的翻译策略,灵活应用翻译技巧。

(一)译者的系统视角

黄梅戏的翻译对译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译者要了解中外语言与文化的差异,深谙外国读者的接受水平,进行系统翻译。黄梅戏的英译是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移植行为,是与其中的人物、表演、唱腔等要素相辅相成的过程。译者不仅要关注其系统移植过程,更要关注移植后的效果,力求让移植后的黄梅戏能与目标语环境和谐共生。戏曲是富含本土文化特质的艺术,它的翻译应特别注重读者的审美接受,要让西方读者能乐于感知与欣赏。黄梅戏的翻译是译者在对整个生态系统及其各要素统筹兼顾的过程中不断做出适应与优化选择的过程,要把黄梅戏艺术移植到异国,努力使之融入目标语读者所在的生态系统。

黄梅戏的翻译过程是在源语系统与目标语系统共同作用下产生的,译者与整个运作系统及所卷入的要素间构成一种主体间性。在黄梅戏英译的生态系统中,译者不仅与赞助商、原文、作者、读者、出版商、翻译批评者等要素构成主体间性,而且还与舞台、音乐、表演等要素之间构成宽泛意义上的主体间性。不仅如此,译者和整个翻译系统的关系也可谓是一种主体间性关系,“生态审美主要依据的是交融性原则和主体间性原则”^{[12]66}。在戏剧翻译过程中,各个环节、各个要素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译者是主导因子,其主导作用是在与整个生态系统及其中众多生态要素的相互作用中进行的。译者在创造中既要考虑源语生态系统,又要考虑目标语生态系统,兼顾其中的意识形态、诗学、读者接受与混杂的生态环境等诸多因素。译者位于戏剧翻译系统的轴心位置,带动整个系统的运转。系统观下的黄梅戏英译呼唤着译者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导性与能动性。黄梅戏英译是译者本着动态、和谐、平衡的生态理念来对宏观与微观上的种种关系进行认知、判断、协商的过程。

译者应用综观的理性视角进行系统移植,既要统观全局,又要关注局部。戏剧语言的翻译是系统性的翻译,离不开译者对戏剧整体艺术的把握。黄梅戏的语言翻译是与其他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也是生态系统观下文化移植的创造性过程。译者要把握好语言因素与非语言因素之间的关系,注意语言差异与文化差异之间的可译性限度;还要深入研究黄梅戏英译中所涉及的内、外部种种因素与宏、微观层面上的诸多问题。译者翻译时要把整个生态系统

及其生态要素相互作用机理作为研究对象,要能以适应当下生态环境为方向与效度。黄梅戏的翻译是在系统观下不断做出顺应与选择的动态过程,译者要权衡各方面的关系,关注各关系间的和谐与平衡。

(二) 译者的翻译策略

译者在翻译时应以生态系统观进行统筹兼顾,酌情采用适当的翻译方法。戏剧英译既要以保留原文的神韵与风格为原则,又要以能达到西方读者的接受需求为宗旨。换句话说,译者既要能保留黄梅戏艺术的语言与文化特色,又要能克服戏剧翻译上的时空局限而把握住国外戏剧观众的接受度。译者要注意翻译方法的采用,兼顾归化与异化之间的动态平衡,尽力让原文的“充分性再现”与译文的“可接受性”之间达到和谐统一。归化译法主张靠近读者,异化译法主张靠近原文,异化和归化是直译和意译争论的延伸和扩展。孟伟根^{[13]152}谈到戏剧翻译方法时说:“两种翻译策略各有其优越性,它们服务于不同的翻译目的和不同类型的读者,适用于不同作者的意图和不同性质的文本。两者并非矛盾,而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黄梅戏翻译时,一方面要注意“保持原作之神韵”(朱生豪),要能传递出个性化的语言,因为“一句台词一个人物”(老舍);另一方面要注意进行“诗性的移植”(郭沫若),要能翻译出“活的语言”(英若诚),要让“读者顺眼、观众入耳、演员上口”^{[14]127}。

笔者认为,在黄梅戏“走出去”的初级阶段,译者不妨倾向归化翻译,以异化为辅,注意用归化的英语语言形式(即英语的韵律与修辞等)来再现黄梅戏的语言艺术与内在魅力,让译文做到音美、意美、形美,使之具有可读性、可表演性,从而让英美读者乐于接受。“读者接受”要素对译者的翻译方法、策略、效果等有着深深的影响。译者在选词、组句、重建语境的同时,要酌情以目标读者的接受水平与审美习惯来进行创造。一般来说,翻译的目的是让读者接受,读者才最终给原作带来价值与生命。E. A. Nida^{[15]791}认为:“翻译的检测更在于读者对翻译的反应……不管一个产品理论上是多么完美,不管产品外在展示得有多么好,如果人们对其感觉不满意的话,那么产品将不会得到接受。”黄梅戏的翻译首先要以读者能够接受为目的。中西方戏剧文化差异巨大,源语读者与目标语读者的“前理解”与“期待视野”大不相同。译者在戏剧翻译时应有一个潜在的读者形象,根据目标读者的审美特点、接受程度而在写作手法与技巧上适当地与西方文化靠拢,从而让读者达到“视域融合”。

黄梅戏的翻译必然要考虑到整个复杂的系统因素,译者应适当运用增译、减译、加注与解释等变通翻译技巧。吴其云^{[1]99}认为:“译配戏剧除了要有相当的翻译技巧外,还要适当调整一些演唱的处理与润色的手法,这样才能译出原意并保住演唱风格。”黄梅戏的翻译还要推敲音韵、字音、音节甚至剧种的演唱与表演的风格。译者应尽力让译文具有可读性和可演性,同时要让英语填入原曲演唱时还能保留黄梅戏的韵味。

(三) 翻译示例

例1 随手摘下花一朵,
我与娘子带发间,
从今不再受那奴役苦,
夫妻双双把家还。
(《天仙配》选段)

译文:

Picking a flower off conveniently,
I put it in my dear's chignon affectionately,
From now on being of enslaving free,
My wife and I are on the way home free.

例1 中原文整体的语言特点与文化内涵努力地在译文中予以重现。译者熟谙英语语言的美学特质,如音步、韵脚等,注意顺应目标语读者的接受需求,关注人物个性、唱腔、韵律等种种相关因素。译者着力把曲词的翻译与演唱结合起来,着意让英语译文在节拍、旋律等方面与原文相对应,译文颇具英语韵味,再现了原文跌宕起伏的节奏。译者酌情采用了归化策略,例如,把文化负载词“娘子”译为“dear”,这样读者在倾听时瞬间就能领会其意。译者竭力进行黄梅戏艺术的系统移植,译文保留了原文的艺术特色,又符合英语读者的审美习惯,读来具有和谐的整体美感。译者在选词、造句中所重建的意境和原文相类似,又易于被目标语环境中的读者所接受。译文用语精练,达意而传神,达到了内外部生态的和谐统一。不过,比之原文文体风格的通俗性,译文用词稍显书面化。译文最后两句中有两个“free”,用词重复,不妨把第二个改成“happily”,这样会让整体音韵更为押韵、顺畅,又能表达出人物欢快的情怀与对幸福的向往。

例2 眉清目秀美容貌,
锦心绣口文才高。
天下举子我见多少,
只有他才算得真英豪,
万岁当年夸过他,
(念)只因为那时节,

公主未成年，
不便把媒保，
(唱)因此上不曾把驸马来招(哇)。
(《女驸马》选段)

译文：

Bright eyes and graceful eyebrows,
boundless knowledge and wisdom,
compared with all the authorized scholars,
only he can rank the top of all of the youth.
Even the emperor once praised him.
(Soliloquy) The princess was too young then;
It was not the age for marriage.
Thus it was impossible for a proposal,
(Singing) and suggest a son-in-law to the emperor.^{[16]41}

显然，例2的译者对原文及其语境做了全面而深入的理解与把握，注意到中西方文化差异与语言差异，努力对原文的文化系统与语言系统进行了系统移植。为了使译文流畅、易于读者接受，译者有意采用了归化翻译策略，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词语进行意译。在戏剧翻译的现阶段，笔者也提倡归化译法，以益于译文融入目标语系统，但也要注意适当异化，尽可能保留原作的风姿与神韵，以便让外国读者能真正理解中国戏曲文化。例如，对于原文的文化负载词“举子”，译者不妨补充注释进行说明。译文的句子翻译得比较灵活，有的进行直译，如“Bright eyes and graceful eyebrows”；有的进行变通处理，如“boundless knowledge and wisdom”。译文的语言简洁、通俗，节奏明快，不过，整体不是太押韵。原文的语言更为雅致、优美、上口。尽管如此，译文总体上还是和谐而顺畅的，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黄梅戏的翻译甚为困难，译者要对翻译生态系统及各种关系进行深刻认知，依据翻译目的与要求，恰当地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努力创造出得体、适度、有效的戏曲翻译语言。创造后的译语应和当下的生态环境及其读者等生态因子之间和谐共存，形成共生共存的生态系统。译者应注意依据目标读者的审美接受习惯而在翻译方法与技巧上进行相应的调适与变通。译语是源语生态系统和目标语生态系统对话后的结果，是译者顺应、调适、选择的产物。

四、结语

黄梅戏的英译过程是整个翻译生态系统观下的移植与再生过程，是在目标语生态系统中生根、开花、结果的过程。译者要把握好系统移植中的各种

关系，以求译出有效度、有生命力的戏剧语言。生态系统观下的戏剧翻译研究就是把戏剧置于动态而复杂的生态系统中进行综观与考察，其中的整体观、平衡观、和谐观、关联性、再生论等观点深具启示意义。生态系统概念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与包容性，具有深广而开放的内容，能为黄梅戏的翻译提供切实的指导，有助于让地方戏曲黄梅戏这一艺术之花在世界艺苑中盛开，同时能为戏剧翻译实践提供哲理思辨，有助于丰富戏剧翻译理论。

参考文献：

- [1] 吴其云. 架起通向世界的桥梁——英语黄梅戏《天仙配·路遇》翻译札记[J]. 黄梅戏艺术, 1987(1): 97-99.
- [2]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解读[J]. 中国翻译, 2008(6): 11-15.
- [3] Bassnett S. Still trapped in the labyrinth: further reflections on translation and theatre[M] // Bassnett S, lefevere A. (eds.)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o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s.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1998.
- [4] Zich O. The esthetics of dramatic art[M]. Wurzburg: JAL, 1977.
- [5] Chapman J L, Reiss M J. Ecology: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 [6] Bassnett S. The translation studies[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
- [7] Bassnett S. Ways through the labyrinth: strategies and methods for Translating Theatre Texts[M] // Hermans T. (e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London: Croom Helm, 1985.
- [8] Matejka L, Titunik R. Semiotics of art: prague school contributions[M]. Cambridge: MIT Press, 1976.
- [9] Kowzan T. The sign in the theat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emiology of the art of the spectacle[J]. Diogenes, 1968(61): 52-80.
- [10] Baker M, Saldanha G.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
- [11] Williams J. Theories of translation[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 [12] 王诺. 欧美生态文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13] 孟伟根. 戏剧翻译研究[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 [14] 余光中. 余光中谈翻译[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2.
- [15] 申雨平. 西方翻译理论精选[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 [16] 朱忠焰. 黄梅戏经典唱段[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责任编辑 亦 筱]